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笑道：「不管你怎麼說，反正我絕不跟你比劃，還是說說你的懲戒辦法吧！」

邵浣春連忙道：「呂老！這小子狡猾異常，他看準了你的弱點，所以才使用這無賴的方法，使你無法對他出手，你還是別顧忌那麼多……」

呂子奇悻然道：「那怎麼行，老夫向來不對無抵抗能力的人出手！師出無名，老夫的懲戒辦法也無由施著……」

石慧想想道：「師父！他的一支左耳已經抵了我爹爹的命，可是他還割斷了邵伯伯的一隻耳朵，你用神鏢絕技削下他另一隻耳朵來就夠了！這樣不會傷到他的性命，您也有足夠的理由出手了！」金蒲孤冷笑一聲道：「劉索客對你的指示可真詳細！」

石慧怒聲道：「惡賊！這是我師父最輕的懲戒辦法了，你既然不跟地老人家對手，還不乖乖地把耳朵割下來！」

金蒲孤冷然地問呂子新道：「你覺得你這個寶貝弟子所出的主意如何？」

呂子奇沉思片刻道：「這還不失為公允之策！」

金蒲孤一笑道：「那你就快動手吧？」

呂子奇伸手入懷，掏出一枚錢鏢比著金

蒲孤道：「小子！你當真不肯動手！」

金蒲孤道：「不動手！『』黃鶯卻大為焦急，趕了出來叫道：「金大哥，你難道真的讓他削去一隻耳朵？」

金蒲孤笑笑說：「耳朵是用來聽話的，祇要不把耳孔堵死，光是削掉外體並不會使我變成聾子！」黃鶯皺皺眉頭道：「一隻耳朵已經夠難看了，兩邊光光的成什麼樣子？」

金蒲孤微笑道：「就因為一隻耳朵孤伶伶不好看，我才想把另外一邊也去掉，難得有人肯替我動手，這個機會豈能錯過……」

金蒲孤笑著把她推開了，然後對著呂子奇道：「呂老頭子！我給你一鏢為限，要是你一鏢削不下我的耳朵，你就乖乖的滾回東北去，少再出來丟人現眼！」

石慧忙叫道：「師父！您別上他的當，這賊子對暗器手法異常熟悉，千萬不能被他用話扣住了！」

呂子奇臉色一沉道：「胡說！老夫幾十年，手下從無失閃，要是這一鏢不能奏功，不用他說，老夫自己也無顏再見天下之人……」

石慧大急道：



「好像是在Pasadena的一個十字路口。」

辜仲柔想了想後回答。

「Pasadena？」

這麼巧！？跟她遇見Gordon的是同一個地方，怎麼那麼多人在那個地方出事啊？

「對啊。那天我哥是代替我爸飛去L.A.簽約的，簽約後想說到附近走走，結果卻爲了救人出了車禍。」

話才說完，結婚進行曲的音樂響起，辜仲柔掏出手機，看了下來電顯示，甜蜜的漾開笑容，是未來老公打來的。

「嘉芝，我到外面接一下手機。」她做了個俏皮的抱歉手勢，隨即走到餐廳中庭的花園。

看著她走了出去，歐嘉芝想招手請站在櫃台附近的waiter過來加水。

她的手才稍稍舉起，有張自己熟悉到不行的好看臉龐，無預警地闖進她的視線範圍，歐嘉芝幾乎聽見自己心臟加速跳動的聲音了。

她眼睛瞪大，不敢相信，怦怦的心跳聲，撞擊著她的思緒，她告訴自己，Gordon就在眼前，就在眼前啊！

消失了大半年，他終於回來了，一股淡淡的霧氣迷濛了她的雙眼，眼眶也微微的發酸了。

他左顧右盼的，像是在找人，他是來找她的嗎？可是怎麼眼睛這麼大，剛剛他的視線明明有對上她的呀，卻稍稍停留一下就移開了。

「哼，這傢伙一定是故意的！」

Gordon總是這樣，明明知道她得克制自己，盡量不在公共場合裡跟他啦啦，但他卻老愛在有一堆人在的場合裡惹她生氣，偏偏她又拿他沒轍，最後總是搞得她又好氣、又好笑。

歐嘉芝興奮的站起來，在她正要移動腳步奔向他之前，有人比她早一步衝了過去。

「大哥！」

「師父！你不知道！他就是想這個方法限制您的滿天花雨手法，光靠一枚錢鏢，您絕對無法得手的。師父！您一世英名，不能隨便毀在一個陰謀下……」

呂子奇悻然怒道：「小慧，滾到一邊去，你再多說一句就不是我的弟子，我一世英名得之不易，假如要用滿天花雨，十二枚錢鏢一齊出手，才能削下他的一隻耳朵，我這個呂字就要倒過來寫了！」

石慧不敢多說，悻悻退過一邊。

呂子奇正待出手。

金蒲孤卻一擺手道：「等一下！我們得把話說清楚，你祇能用一枚錢鏢……」

呂子奇怒叫道：「小子！老夫剛才的話你難道沒聽見，呂某一生光明磊落……」

金蒲孤笑笑說：

「因為你姓呂，上下兩個口，倒過來寫還是一個呂子，我不能不謹慎一點……」呂子奇氣得白鬚根根逆豎，可是他的態度反而平靜了下來，冷哼一聲道：

「小子！從這一點小事上，老夫倒是佩服你的細心，因此老夫特別再作一次聲明，假如這一枚金鏢被你躲了過去，呂某立刻砍下雙手……」

金蒲孤笑笑說：「那倒不必，你留著這雙手，還有更重要的事待辦呢？」

呂子奇一怔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金蒲孤微笑道：「等你輸了再說！」

呂子奇瞪了他一眼，才點點頭道：

「那也行，反正我雙手是跟那一鏢連在一起塊兒了，祇要你能躲過那一鏢，老夫的雙手就聽你指揮！」（——一九）

是仲柔！她剛剛叫他大哥？仲柔看得見他，他是人！？

彷彿有盆冷水自歐嘉芝的心頭澆了下去，澆熄了她所有的期待與盼望。

「嘉芝，這是我哥，辜仲陽。哥，這是我跟你提過的朋友，歐嘉芝。」辜仲柔拉著大哥到嘉芝面前，開心地介紹伴郎、伴娘認識。

「你好。」不知怎麼地，辜仲陽覺得她好眼熟，彷彿在哪裡見過，但就是想不起來。

這麼漂亮的女孩子，就算祇見過一面，他也不會忘記才對。

「我們以前見過面嗎？」這種像跟女孩子搭訕的話，還是第一次從他的嘴裡說出。

他——辜仲陽，一向祇被人搭訕，從不必自己出手。

我們以前見過面嗎？

可惡，他竟然真的忘記她了！虧他剛剛看到他時，還感動到眼睛發酸了，這個沒良心的傢伙！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歐嘉芝臉上的笑容已經消逝無蹤，口氣也冷得一點溫度都沒有，眼眶還直冒著火。哼！她忍住沒踹他一腳已經算是便宜他了。

剛才，再見到Gordon的喜悅沖昏了自己的腦袋，她早該看出來，他的穿著跟造型壓根就不一樣了。

Gordon從未在她面前穿過西裝，頭髮一向是隨性亂撥，也從未塗上發油。（二十八）

天使花嫁

陶米

「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。第一次是田治見的先祖莊左衛門系人事件，犧牲了八個人；要藏是第二次，犧牲了三十二個人。不知何時還會再來一次，如果有，定會發生比這回更恐怖的事件。」

直到現在，八墓村的小孩如果不聽話，父母親祇要恐嚇說：「頭上長角的鬼來了！」小孩的腦海馬上浮現出白色頭巾上綁著兩支手電筒，胸前掛著煤油燈，腰間插著一把日本刀，單手持獵槍的惡鬼，霎時停止哭泣，事實上，這也是八墓村民永遠的噩夢。

那些直接逆逆要藏的人，經過這次浩劫，下場又如何呢？很不可思議的，當時與事件有關的人，都陰錯陽差逃過一劫，死傷的都是與事件無關的第三者。

要藏最爲憎恨的人首推訓導老師龜井陽一。那天晚上，他到鄰村與一位和尚下棋，所以沒有遭到危難。也許他對自己無端殃及無辜的村人感到自責，所以事件發生之後，旋即請調到某個遙遠的小學去。

其次是鶴子的雙親。當他們一聽到騷動，馬上就明白發生了什麼事，隨即鑽進稻草堆裡躲藏，因此毫髮無傷。

再來就是引起這次騷動的主角鶴子母子。先前她已帶著兒子避難到姬路的親戚家，逃過了一劫。事件之後，因為警方傳訊，鶴子曾經回到村莊，但是村人對她的怨恨很深。尤其那些失去父母或子女遭殺害的村民們，對她更是憎恨，他們認為當初鶴子祇要安分守己地待在這要藏身邊，就不會釀成如今的大禍，這份慘絕人寰的兇殺案都是她引發的！

還有另一個使她無法繼續留在此地的理由，是因為要藏或許還活著。因此警方的傳訊一結束，鶴子馬上抱著兩歲的兒子離開村落，從此失去音訊。

二十八年後，到了昭和二十年，正如村裡的長輩所流傳的，事件有了第二次就會有第三次，八墓村又接連發生詭異的兇殺事件。這次的事件和前兩次突發的瘋狂事件不一樣，案情波詭雲譎和撲朔迷離，沒有人知道真兇是誰。八墓村再次籠罩在陰森恐怖的氣氛之中！

故事即將正式開幕，讀者們或許會認為這段序章太冗長，但是我必須向讀者聲明，若不說明故事的來源，恐怕讀者們會看得一頭霧水。以下各位所讀的內容，是故事裡面一位重要關係人所記述的，至於我如何取得這本手札，由於與這篇故事無關，也就不在此贅言。

第一章、身世大白
尋人啓事
從八墓村回來已經過了八個月，我的身心好不容易才平靜下來。

我能夠像現在這樣坐在神戶西郊的山丘頂上的書房裡，眺望著如彩畫般的淡路島，悠閒地吸煙，平安無事地活著，簡直是不可思議。我們經常在小說中看到如下的描述：由於驚嚇過度，一夜之間頭髮全白。剛才我將書桌上的鏡子拿起來打量一下自己，經歷過那種毛骨悚然的體驗後，頭上的白髮居然沒有明顯增多，不禁令人感到訝異，當時我曾經幾次處於生死關頭，事後回想起來，祇要稍有閃失，或許早就屍骨無存了。（六）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夫人道：「妾看老爺那詩句，本無一毫私心，遂被賤婢抖起風波。吾父不察，要將妾治於死地。裴伯父設法救妾回去，待之不啻親生。後來戲耍得我夫婦如醉如癡，意總不解。到今日夢總醒了，方知裴伯父一片爲你我的婆心，真是莫大鴻恩，勝於父母。這等人將來死後聰明正直而爲神。」

妾聞老爺困於奸相府中，好險呀！又是聖眷隆厚，非但免罪，而且加官，要算難得。」宣爺道：「下官有一件不解的事請問夫人。」夫人道：「老爺有何事不解？乞道其詳。」宣爺便把錯投柯庸夫家中，遇無艷一段情景的話向夫人說了一遍。夫人聽說，也微微而笑道：「那是我二房叔叔生的一位不爭氣的賢妹。那一件丑貨，老爺竟看上他麼？」說得宣爺哈哈大笑，便叫丫環斟上酒來，一面吃著酒，又道：「夫人，你我姻緣雖已成就，蒙岳母看待，十分親熱。祇是岳父終有芥蒂在心，並不與我女婿一面，卻是爲何？」夫人道：「我父秉性執一如此，老爺不必見怪。若要翁婿相和，除非老爺去寫兩封書信：一是家報，呈與公婆，回稟完娶吉期，使堂上雙親放心；一是呈與裴伯父，請他作個主意，代你翁婿解和。別人都勸不醒的，我父祇怕裴伯父。」宣爺點頭稱是。夫人又道：「兩個丫環如媚、如鉤俱隨妾從死中得活，今年已不小。妾非妒婦，老爺不如收做東西二小星罷。」宣爺笑道：「夫人說哪裡話來！我與夫人結褵伊始，恩情正深，怎能分惠於他人？」夫人道：「老爺拒絕不收，使二婢何所歸？若使將二婢另行擇配遠嫁，妾身又不放心。」宣爺道：「下官有個善處之法，包管夫人心安。」夫人道：「依老爺怎麼辦法？」宣爺道：「下官亦有兩個自幼隨身的書僮，一叫抱琴，一叫醉瑟，年也不小，何不以二婢分配之，仍在你我隨身服事，豈不妙哉？」夫人道：「老爺之言極是。」說罷，俱吃得盡歡而散！

過了三朝，老爺寫了兩封書信，一是家報，一呈裴翁，打發家人星夜去了。這裡又與夫人撥了兩間耳房，收拾了做洞房，擇定吉期，抱琴與如媚一對，醉瑟與如鉤一對，各成花燭。兩對夫婦感激老爺、夫人之恩，自不必說。

到了滿月後，柯夫人要接女兒回門，又怕柯爺不與女婿會面，初上門豈有不雙雙受禮的？便對柯爺道：「今接女兒回門，女婿是要同來的。你斷不可再躲向別處去，不與女婿會面，受他個禮麼！」柯爺道：「我見了宜家小畜生就有氣了。（六十八）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
三元風水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
婚姻
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